

2013 年[NIANDU JINGXUANJI]度 精选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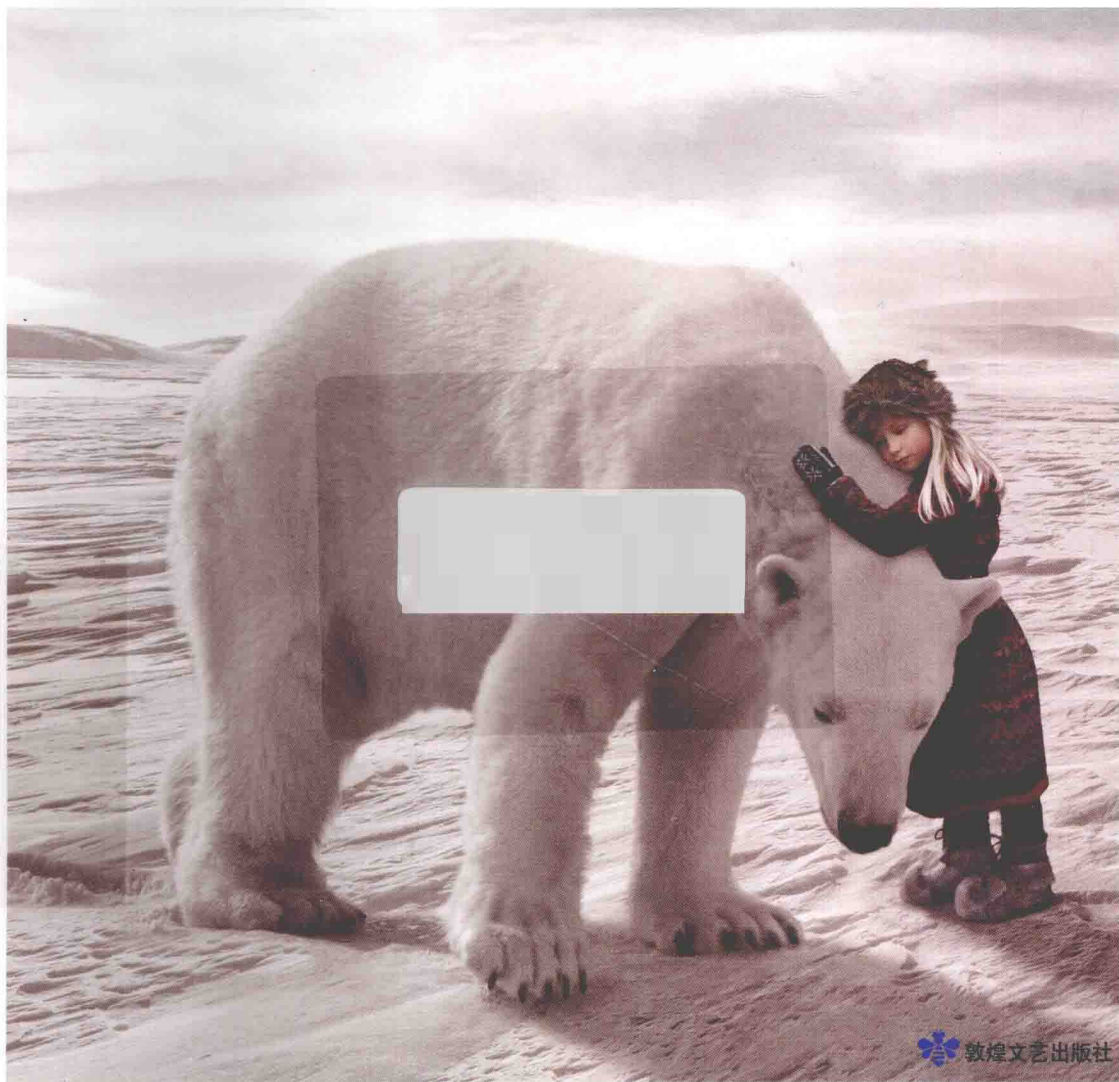
读者

乡土人文版

DUZHEXIANGTURENWEBAN

年度卷
NIANDUJUAN

《读者·乡土人文版》编辑部/编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3 年^[NIANDU JINGXUANJI]度 精选集

《读者·乡土人文版》编辑部/编



甘肃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读者·乡土人文版》2013年度精选集 / 《读者·乡土人文版》编辑部编.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468-0240-4

I. ①读… II. ①读… III. ①文摘—世界 IV. ①Z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16254号

《读者·乡土人文版》2013年度精选集

《读者·乡土人文版》编辑部 编

出版人: 吉西平

图书监制: 祁定江

责任编辑: 董宏强

选题策划: 高剑峰 蒲安应

特约编辑: 李 丹

封面设计: 马顾本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网址: www.dhlapub.com

投稿邮箱 tougao@dhlapub.com 编务信箱 gy@dhlapub.com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9 插页 2 字数 270 千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978-7-5468-0240-4

定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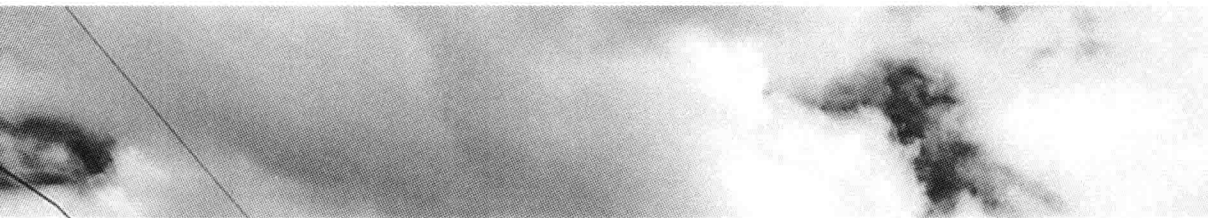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目 录] CONTENTS

第一辑

爱是一座静候的小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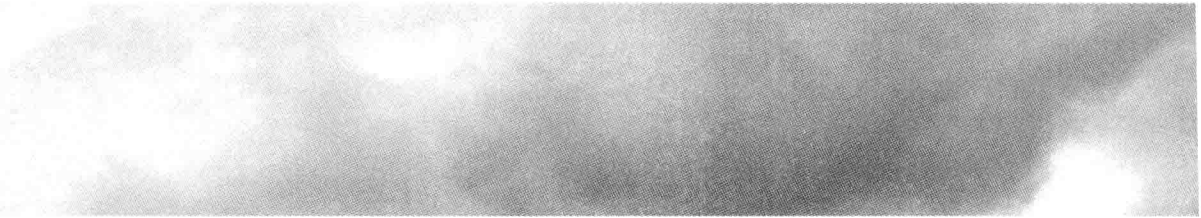
一个人的春天	艾小羊 002
冬牧场	李 娟 004
爱是一座静候的小站	木 梅 007
享受一秋一冬的生命	毛丹青 009
南京的鳞爪	匪我思存 011
春天最初是闻到的	冯骥才 015
过去的年	莫 言 017
围炉锁谈	陆 昕 022
一滴水可以活多久	迟子建 025
南方与北方	林语堂 028
泥土上的乡村	李天斌 032
春	寒 啸 035
外婆的巫术	秦文君 038
带笏帚的小鸟	迟子建 040
一条虫的下午	吴文君 043
懂数学的蝉	袁 越 045



第二辑

日久他乡成故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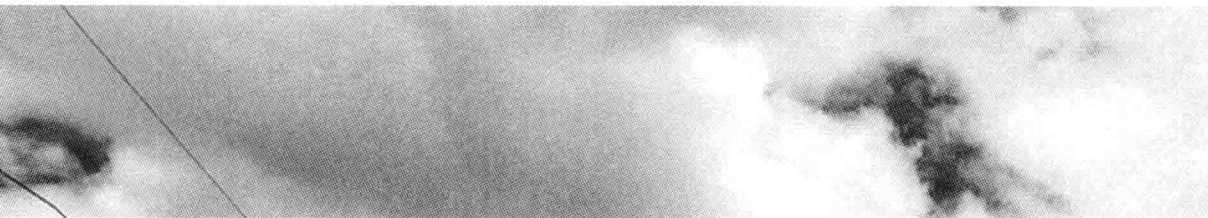
北京城杂忆：京白	萧 乾 050
日久他乡成故乡	朱国勇 053
追赶一棵树	豆春明 055
我的小桃树	贾平凹 058
婆婆丁	倪 萍 061
附耳细说	毕淑敏 064
我的城	闫丘露薇 065
带根的流浪	王丹枫 067
无定河，历史与河流一样无常	林 津 070
乡村五月	屈绍龙 073
青浦：总有一种灵动在心间	肖 荣 076
依恋多依河	李宝华 080
水墨丹青哈尔滨	迟子建 083
沈阳人：说话做事都像演小品	赵 宇 085
荷兰人怎么请客送礼	王露露 089
波斯地毯：不褪色的伊朗名片	蒙启宙 092
赫哲族人的鱼文化	沈安娜 094
美式人情味	王逅逅 097
丹青婺源	白落梅 099



第三辑

无非求碗热汤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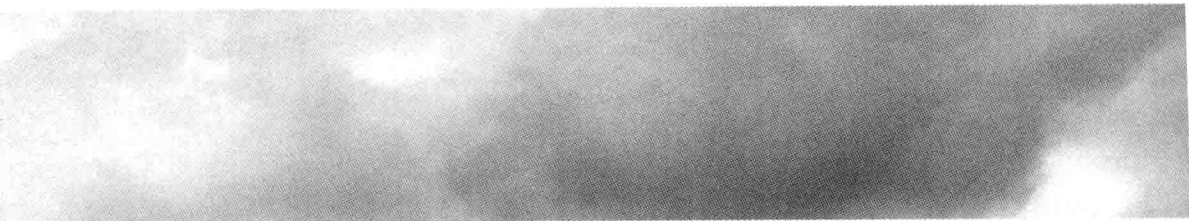
锅台上的温暖	黄骏骑 104
无非求碗热汤喝	张佳玮 107
盛在茶罐里的好	连 谏 109
白雪红炉煨白薯	肖复兴 112
南京鸭子	黎 戈 115
江南有佳面	潘敬平 117
如果在西藏，一个吃货	小 宽 120
鸭舌之妙	二 毛 125
来，打个蛋	爻 俏 127
有田还得种香蕉	林清玄 129
那些年，我妈养过的猪	吕慧明 131
辣椒：穿越的味觉	古清生 134
舌尖上的战争	Judy Dutton 136
《红楼梦》里的茶	尹宗国 140
墨鱼大烤	食家饭 143
土茶	赵 畅 145
饥荒年代的尊严	梁文道 148



第四辑

站在旧时光里的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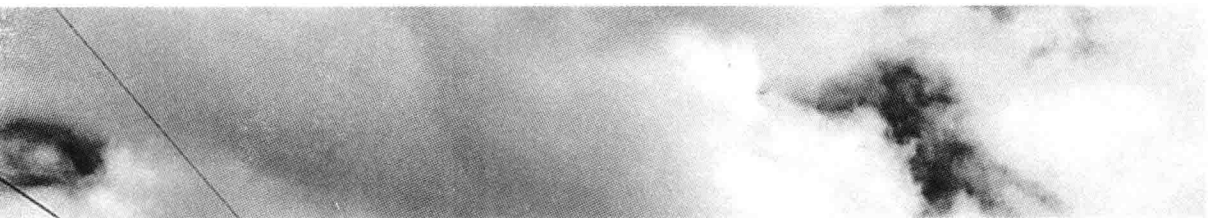
树是村庄的历史	李星涛 152
行也喜欢，停也喜欢	吴淡如 155
站在旧时光里的门	许俊文 157
沉默的呼吸	柴 静 160
父亲都是孤独的	韩松落 164
父亲的遗产	连 谏 166
与富为邻	王 伟 170
新棉袄	蒋雯丽 172
一饮一啄，莫非前定	林清玄 175
麦垛	芦芙荭 176
谁说没有奇迹	高 众 178
母亲的核桃树	侯凯东 181
一件红毛衣	丁立梅 184
纺车声声	贾平凹 187
江南橹娘	蒲 苇 191
寂寞之音	李 娟 194
草有千千结	周 伟 196
怀旧与复古	马伯庸 199



第五辑

故乡就是一个车站

读山	贾平凹	202
劳动是一件荒凉的事情	刘亮程	205
故乡就是一个车站	何海锋	207
村庄里的火	杨犁民	210
我是乡村的卧底	江子	214
外婆的手纹	李汉荣	218
树知道	苏沧桑	221
六爷	石新荣	224
每个人理应赞美一次大地	鲍尔吉·原野	228
城市面孔乡下心	张鸣	230
赞歌唱给马儿听	张港	232
父亲的叹息	马德	235
一只狗的情感难题	孙小宁	238
一个人是一条江	徐辉	240
老象恩仇记	沈石溪	243
老无所依	柴静	246
陕北柳	朱景敏	249



第六辑

在离你最近的地方说爱你

上海女性	王安忆	254
在离你最近的地方说爱你	桂圆八宝	256
谭香子	格桑梅朵	261
别让一切都等得心疼	章杰	266
固执的呼唤	廖智	268
难忘那一声声低吟	范泽木	273
癞六伯	丰子恺	276
忙，就是营养	星云大师	278
无法原谅	岑桑	280
可怜鸟兽父母心	郭耕	283
生活就是一个七天接一个七天	马德	286
爱情不等式	积雪草	289
安于低调是自信	冯骥才	292
母亲能做的最后一件事	汤小小	294

第一辑

爱是一座静候的小站



一个人的春天

文_艾小羊

咖啡馆里并不常见老先生。

他来的时候，穿着一件浅蓝夹深灰的格子衬衣和深灰色西裤，没有系皮带，而是用了深米色的皮质外用背带。衬衣里面一定穿了保暖衣，春寒料峭，大多数人还穿着短风衣。

老先生的头发已经灰白，没有染，国字脸上有很深的皱纹。他自我介绍姓方，我们便称他“方先生”。

方先生在某个下午轻轻推门而入，接下来的几天，总在午后的三四点钟准时到来。他点一杯蓝山咖啡，不加糖和奶精，手机随意地放在桌上，是很老款的诺基亚，早已停产，不知他用什么办法保持了它的崭新与清洁。他打过几通电话后，常常会有一两个人来与他碰面。从偶尔传来的只言片语中，我知道他是一个来出差的生意人。

咖啡馆优雅宁静的外衣下，有一颗颗八卦喧嚣的心。大家纷纷好奇一位年长的男人，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才会习惯在异乡的咖啡馆里谈生意。

那日，方先生约的人似乎爽约了。他喝完咖啡，百无聊赖地坐在靠窗的桌边。他的手机仅有接打电话的功能，他也没有随身携带笔记本电脑的习惯。

咖啡馆的旁边有一所小学，正逢学生放学，家长领着小学生从窗前经过，不时有孩子将脸紧贴在落地窗上，苹果似的小脸蛋挤成了一个比萨饼。

“有点吵。”我抱歉地说。

“我喜欢。”方先生笑笑。

“您一个人出差？”我问。

“去年冬天，我太太走了。我把本来已经交给儿子的生意重新接了过来。一个人，在家待不住。尤其……”他顿了一下，深深的皱纹为笑容蒙上了一层阴影，“春天来了。”

“您太太很漂亮吧？”此时，他一定愿意谈谈与她有关的事。

“唔，很爱漂亮。”他沉静眼眸里跃起一丝顽皮的火花，仿佛要故意保留自己的赞美，以免让她过于骄傲。“她每天晚上都问我第二天穿什么，然后把衣服熨烫整齐挂在衣帽钩上。有时候我不耐烦，年轻气盛的时候还经常为此吵架。现在，她走了，每晚睡前准备好第二天的衣服倒成了我的习惯。”

“您是我所见过的穿着最优雅的老人。”我想换个话题。

“她听到要高兴死了，比夸她自己还高兴。”方先生把话题又拉回太太身上。

得知方先生明天就要离开，我请他吃一块大理石芝士蛋糕，算是饯行。他点了一杯鲜榨西芹汁，说这是一顿健康而完美的晚餐。我转身欲走，他忽然又开口了：“你一定在想，我一个人，为什么还要这样注重保养？因为只要我的生命没有熄灭，关于她的记忆就不会死亡。”我什么也没有说，想说的话，被一种美好而感伤的情绪紧紧地凝结在了喉咙里。

那一天晚些时候，我打电话给一位对婚姻持否定态度的朋友，讲了方先生的故事。

冬牧场

文_李娟

传说中最好的牧场是这样的：“奶水像河一样流淌，云雀在绵羊身上筑巢孵卵”，一派和平与丰饶的景象。而现实中更多的却是荒凉和贫瘠、寂寞和无助。现实中，大家还是得年复一年地服从自然的意志，南北折返不已。春天，牧人们追逐着融化的雪线北上，秋天又被大雪驱逐着渐次南下，不停地出发，不停地告别。春天接羔，夏天催膘，秋天配种，冬天孕育。羊的一生是牧人的一年，那牧人的一生呢？这绵延千里的家园，这些大地上最隐秘微小的褶皱，这每一处最狭小脆弱的栖身之地……青春啊、财富啊、爱情啊、希望啊，全都默默无声。

前来收购马匹的一位生意人告诉我，再过两年一顶多只有两年时间，就再也看不到这样搬家游牧的情景了！从明年开始，南下的羊群到了乌伦古河畔就停下，再也不会继续往南深入。

我大吃一惊：“这也太快了吧！”我的反应令他很生气。他放下茶碗，面对我庄重地说：“你觉得我们哈萨克人受的罪还不够吗？”

我噤声。其实我的意思是，虽说这种古老的传统生产方式本身正在萎缩，但这么突然的大动作，对人们的生活和心理该是多大的冲击啊。

过了半天我忍不住又问：“是真的吗？是谁说的？有上面的文件？”

他说：“文件肯定有，不过我们肯定看不到。反正大家都这么说嘛。”

居麻大喊了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又嚷嚷道：“是他说的！昨天给我打的电话！”

大家哄堂大笑，转移了话题。

其实我还想问：“你们觉得定居好吗？”再一想，这真是个愚蠢的问题。定居当然好了！谁不向往体面稳定、舒适安逸的生活呢？

荒野终将被放弃。牧人不再是这片大地的主人，牛羊不再踩踏这片大地的每一个角落。秋天的草籽轻飘飘地浮在土壤上，使之深入泥土的力量再也没有了，作为它们生长养料的大量牲畜粪便再也没有了，荒野彻底停留在广阔无助的岑寂之中……荒野终将被放弃。

而在北方，在乌伦古河两岸，大量的荒地将被开垦成农田，饥渴地吮吸这唯一的河流。化肥将催生出肥大多汁的草料，维持畜群度过漫长的寒冬绰绰有余。这有什么可说的呢？

居麻一喝醉了就骂我滚。我要是有志气，应该摔门就滚。可摔门能滚到哪里去呢？门外黄沙漫漫，风雪交加，无论朝着哪个方向，走一个礼拜也走不到公路上去。况且还得拖个比我还大的行李，况且还有狼，我只好忍气吞声。

我刚进入这片荒野的时候，每天下午干完自己的活，趁天气好，总会一个人出去走很远很远。我曾以我们的黑色沙窝子为中心，朝着四面八方各走过好几公里。每当我穿过一片旷野，爬上旷野尽头最高的沙丘，看到的仍是另一片旷野，以及这旷野尽头的另一道沙梁，无穷无尽。当我又一次爬上一个高处，多么希望能突然看到远处的人居和炊烟啊！可什么也没有，连一个骑马而来的影子也没有。天空永远严丝合缝地扣在大地上，深蓝、单调，一成不变。黄昏斜阳横扫，草地放光。那时最美的草是一种纤细的白草，一根一根笔直地立在暮色中，通体明亮。它们的黑暗全给了它们的阴影。它们的阴影长长地拖往东方，像鱼汛时节的鱼群一样，整齐有序地在大地上行进，力量深沉。

我走了很久很久，感觉荒野很静很静。一回头，我们的羊群陡然出现在身后几十米远的地方（刚到的头几天，无人管理羊群，任它们自己在附近移动），默默埋首大地，啃食枯草。记得不久之前身后还是一片空茫，它们是从哪里出现的？它们为何要如此耐心地、小心地靠近我？我这样一个软弱单薄的人，有什么可依赖的呢？

在这无可凭依的荒野上，人又能依赖什么呢？我们安定下来的第二天，就在沙窝子附近的沙丘最高处插了一把铁锹，挂了一件旧大衣。远远看去，像是站了一个人在那里一用以吓唬狼。刚驻扎下来时，有寻找骆驼的牧人前来提醒：前几日，两只狼在大白天里袭击了羊群，咬死了四只羊。

从此，这个假人成为我们的地标，无论走多远，只要回头看到它还好端端地站在那里，心里便踏实。反之则心慌意乱，东南西北一下子全乱套了，尤其是在阴天里。

爱是一座静候的小站

文_木 梅

父亲去世后，他就很少回家。偶尔，他也会想起那个独自在家、孤单寂寞的继母，只是他一直不习惯与继母相处。

他6岁时，父亲和母亲离了婚，婚姻受挫的母亲很快就去世了。随后，父亲娶回了继母。继母比母亲年轻漂亮，更会讨好父亲。这一切，让他觉得继母就是父母离婚甚至是母亲去世的罪魁祸首。因此，他对继母充满了怨恨，尽管继母一直对他很好。

更糟的是，一年后，继母又生了一个妹妹，他心中的怨恨就更深了。虽然妹妹总是跟着他，哥哥长哥哥短地叫，但还是驱除不了他心头对继母的怨恨。他试图报复。

有一天，妹妹和他一起玩时，不小心掉进了废弃的水井。当时只要他叫人来，妹妹完全可以获救。但他迟疑了，心想，就让她在井里多喝几口水吧，一会儿再叫人，好泄心头之恨。这么一想，他就跑到一边去玩了，这一玩就把妹妹忘了个精光。等继母问他，他才惊出一身冷汗。

面对妹妹僵硬的尸体，继母只是一个劲儿地哭，全然忘了责骂他。这让他有些内疚。他心想，哭完了打我一顿，就两清了。可继母还是没有责备他，这让他的内疚感更强烈了。到后来，他甚至希望继母再生一个孩子，他就有机会将功补过，但继母一直没有再生。

失去女儿的继母，一如既往地操持着家务，只是对他不太冷也不太热，他对继母也是。日子就在这种气氛中过去。后来，他考上大学远离家乡，见得少了，也就不用在情感上顾虑太多。

没想到，父亲却患了癌症。父亲咽气时，他正在赶回来的路上。办完父亲的后事，堂叔把他拉到一边，说：“你父亲死时最不放心你的继母。他说自己在时，你待继母还可以；他这一走，就保不准……”他知道父亲的意思，是要他待继母好一点。

为了让父亲心安，他也有意向继母示好，更何况他对继母也有愧。虽然很少回家，但他会隔三差五地寄些钱，一年打上几次电话——虽然通话很简单，但他毕竟都做了。要不是这次他南下出差，火车正好在家附近的一个小站停靠5分钟，他可能很难想起这些往事。

小站越来越近，他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以前每次回家，父亲都会带着继母早早地在站台上等他。现在父亲没了，继母也不可能在。他突然很想继母。毕竟，只要继母在，他就不是一个没有娘的孩子……火车在小站停下，他推开窗户，想朝外看看。

这是寒冬腊月的凌晨四五点，长长的站台上，除了执勤的铁路交警，没有一个人，这让他更加伤感。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打算将视线收回时，突然看见站台上来了一个推着流动售货车的老人。她一边推着车，一边敲乘客的窗口兜售食品。老人的头被一块厚实的毛巾包裹着，因为没有戴手套，双手被冻得通红、发肿。

老人走到他的窗前，就在和老人对视的一刹那，他惊呆了，居然是自己的继母！她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她怎么在小站当起了小商贩？与此同时，继母也认出了他，情不自禁地说：“我在这里卖了4年多的货，天天想看我的儿，今天，今天真看到了……”还没等他回应，火车已缓缓启动，继母一下子慌了，拼命地给他手里塞吃的，一边塞，一边推着车跟着火车跑。

继母很快就被火车甩开，就要看不见了。在那一刹那，他所有的自尊轰然倒塌——他把头伸出窗外，朝着继母的方向大声地喊道：“妈——妈——”